

◎文化的生物 ——人

施忠连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文化前沿丛书

· 70926

文化 的 生 物

——人

● 施忠连 著 ●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文化的生物——人

施忠连 著

责任编辑：张自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5 插页：5

字数：78,000 印数：1—8,000

ISBN 7—5404—0262—8

I·201 定价：1.50元

问 题

人与人为什么那样的不同？

人究竟是什么？对人的简单化的认识是如何发生的？

如何完整地去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的经典名言？

探究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的奥秘时为什么不能只停留于劳动创造人的认识？

人们的共同民族心理状态从何而来？人的民族性为何那样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我”究竟是什么？是理性？经验？意志？情感？还是它们的总和？

人类思想史关于“我”的认识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如何评价众多的自我论？

自我意识是不是就是说人的心目中只有自己？

民族的灵魄来之何处？

为什么人总爱从“我”的立场去看待一切？人时时想到“我”好不好？

人能否大有为决定于什么？

“自我”对于文化的价值究竟何在？

个体的主体精神如何变成毁灭人的创造精神的盲目力量？

怎样才能使个体的自主性始终成为促进个体发展的积极因素？

如何从文化的本质去看它的二重性？

分文化为精华与糟粕的二分法有何弊病？

文化是怎样启蒙人的？

人怎么会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

儒学迷信文化的启蒙作用产生了哪些后果？

中华文化的兴衰与儒家崇拜文化的心理有没有联系？

儒学崇拜文化是否必然要导致抹煞个体的主体性？

历史上对文化的几次批判具有一些什么社会意义？

文化批判者们关于“自然人”和乌托邦的空想理论对于思想发展起过什么作用？

个性解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现代人比前人高明在哪里？

现代人是舶来的人格模型吗？

造就理想社会的“新人”有哪些失败的教训？

2010.2.28/04

目 录

问题	1
第一章 作为文化生物的人	1
1.令人惊异的人格反差.....	2
2.马克思的话的新解.....	6
3.人在创造世界中创造自己.....	9
4.人被文化环境所陶铸.....	14
第二章 作为主体意识的自我	21
1.纷然杂陈的自我论.....	22
2.自我即主体意识.....	27
3.个体自我意识和全体自我意识.....	33
4.文化传统即民族自我.....	39

第三章 自我中心与自我超越	46
1.自我中心的心理现象	47
2.自我意识——创造精神的源泉	50
3.个人中心主义——创造精神的坟墓	58
4.自我超越与集体观念	66
第四章 文化启蒙与文化桎梏	71
1.文化二分法的困窘	72
2.文化，成型的创造	77
3.发掘自我矿藏的利器	83
4.人被其创造物控制	88
第五章 文化崇拜与自我完善	98
1.儒家的文化崇拜	99
2.中华文化的奇特命运	107
3.自我失落的陷阱	116
第六章 文化批判与个性解放	124
1.批判文化的三次浪潮	125
2.自然人和乌托邦	133
3.畸形的自我	141
第七章 现代化中的自我	145
1.今人比前人高明在哪里	146
2.现代人正名	154
3.文化二重性中的新人	158
尚待探索的问题	163

第一章 作为文化生物的人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荀子

数千年 来困扰着人们的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是：人究竟是什么？中外古今的哲学家对此作出了许多种不同的回答。一个极为深刻、最富启发性的界说是：人是文化的生物。这一界说或许可以从哲学上解开斯芬克司之谜，真正全面地说明人。

1.令人惊异的人格反差

人没有固定不变的特性和品格，他是世界上可塑性最强的生物。不同的人其人格沿反方向发展可至天渊之别。塑造人的精神的因素，客观的来自于文化，主观的决定于自我。

古希腊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说：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莎士比亚赞美人的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文雅的举动，称颂人行为象天使、智慧象天神，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们更为人性格的多样、感情的丰富、思想的复杂、精神的变幻莫测而惊异莫名。然而，真正令人惊奇的是同为圆颅方趾、直立言语之物，他们在思想品德、智慧才能、行为举止、以及所发挥的力量和作用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差别。请看：

当日食现象发生时，在古代中国，至高无上

的皇帝下罪己诏，检查自己政治上、道德上不当之处；宰相或自动辞职，或被免职；百姓鸣锣擂鼓，驱赶“口吞太阳的天狗”，整个社会一片恐慌。然而，在现代社会，当日食时刻到来之时，全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有关学科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业余天文爱好者，在飞机上、在天文台、在普通的住宅中，极其兴奋地仔细观察、记录和研究。对同一天文现象的态度如此迥然不同，简直要让人们误以为他们属于不同星球的生物。

同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原始森林中，印第安族部落甘愿步履维艰、跋涉于河沼树木之间，维持数千年来祖辈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离其不太遥远的巴西利亚的居民则乐于驱车飞一样穿行于高楼大厦之间，投入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的洪流之中。

在同一场战争中，日本士兵竟然忍心地以枪挑婴儿取乐，而中国士兵则冒着生命的危险蹈火抢救战火中的日本孤儿。同样是海战，欧洲海军将士战败可以投降，而日本海军将士战败则剖腹自杀，与军舰共存亡。

同样一个人，当他为地主作长工时，穷困潦倒，受尽凌辱，但是在参加革命几十年后，当了

将军，则能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同样一个人，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运动中，他身穿取下红领章的军装，趾高气扬，手握剪刀，在喧闹的大街上剪行人的小裤脚管；今天他可能穿上牛仔裤一类的西方流行服装，出没于音乐厅跳舞场。

同样是跳高这种运动项目，一般人在横杆升到一米以上时就难以逾越，然而运动员先后跳过了1.80米、1.90米的高度。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终于突破了2米，到这时，要提高一厘米也难似上青天。可是到了五十年代，运动员们终于达到2.10米高度，以后又占领了2.20米、2.30米的新高峰，现在已突破2.40米的大关，人们现在还难以预料极限高度是多少。

最让人赞叹不绝的技艺是中国的杂技。一般人站在平地上用十分灵巧的双手有时也接不住2米外扔来的小物品，然而中国杂技演员却能够骑一辆独轮高车冲上一只球体，让它在上面轻轻来回滚动以保持身体的平衡，然后用脚把瓷碗又准又稳地踢到头顶上，使它们一只只堆起来，踢上去六只碗以后还要把一只圆滚滚的茶壶送上去，让它端坐在碗堆上，最后在观众提心吊胆的紧张气氛中把一只小小的壶盖轻轻地、准确无误地踢上去，把它盖在壶口上。这是多么非凡的技巧，

它显示了人类肌体的灵巧可以训练到何等高的程度!

以上列举的事例都是人格反差现象的表现，它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人是世界上可塑性最强的生物，他没有固定不变的天生的品格和特性。人并不是如中国的孟子、德国的费尔巴哈等哲学家所说，天生有恻隐之心、爱人之心，有理智，知羞耻；也不是如中国的荀子、英国的霍布斯等哲学家所说，生来就知争夺，如豺狼。不过荀子这句话说得是对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人可以崇高，可以鄙劣；可以仁慈，可以残暴；可以智慧，可以愚昧；可以灵巧，可以笨拙；可以慷慨施与，可以贪婪攫取；可以英勇豪迈，可以胆怯畏缩；可以高雅文明，可以粗俗野蛮。属于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人自然会有完全不同的人格和风貌，就是在同一民族、同一阶级内部，人们又何尝没有高下优劣、善恶智愚之别？所有这些差别究竟源于何处？曰：文化与自我。

这里所说“文化”一词当然不是在狭义上仅指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泛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教育学、军事学、

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各科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总之，指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是决定人格特征的客观原因。“自我”是指人的主观精神，这是决定人格特征的主观因素。文化与自我，即文化与人的交相作用创造了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史，也创造了无限丰富多样的人格世界。

2. 马克思的话的新解

马克思关于人有社会性的经典名言长期来被人们简单化、庸俗化了，成了一个空洞的教条。只有从人是文化的生物这一点去理解它，才能恢复其原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在讨论人性、即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时，人们喜欢引用马克思的一段经典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马克思此语含义深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

常论常新。它指出了人的社会性，因而也就肯定了人是一种文化的生物。

马克思这段话是针对费尔巴哈而讲的，它主要批判了费尔巴哈两个理论错误：其一，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孤立的、自然的人，从人的自然共性去寻找人的本质，因此认为人的本性是爱、理性和意志；其二，费尔巴哈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把事物、现实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由此着重说明两点，第一，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的，他更强调，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他被一定的社会关系同他人联系在一起，并且被他所处特定的社会结构中一点上交叉汇合的所有社会关系所决定。第二，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是，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这就是说，人是进行自觉创造的生物，当然他的能动性的发挥决定于现实的条件。以上强调的两点无非说明人是作为文化生物而存在的。因为人只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同他人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人创造的特定形态的文化才能决定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性质，而且只有“文化”这个字才能准确地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含义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最后，人们的社会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创造文化

的活动。因此，我们说，人不是一种自然物，人是社会化了的生物，也就是说，文化的生物。所以马克思说：“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①这也是从人创造文化这一方面去揭示人性形成和发展的秘密。

只有把人看作是文化的生物，才能真正深刻地把握人的类特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动物的方面；也只有把人看作是文化的生物，才能认识民族差别、阶级差别，才能说明同一民族、同一阶级内人格反差的现象，才能理解人的个性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然而过去人们把马克思这段话作了简单化的诠释。他们在突出经济关系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时，把全部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为经济关系，然后把经济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进而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最后根据出身成份分析问题，从而把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变成了干巴巴的枯燥教条。简单化的诠释促成唯成份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广泛流传，而且批而愈行，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2页。

在实际工作中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人们往往只是根据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来臧否历史人物、褒贬艺术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人在政治、道德、工作诸方面的表现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出身和成份成为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样，有些出身不好、思想进步者空怀凌云壮志，报国无门。相反，有些才疏学浅的平庸之辈只是依靠出身光彩便能身负一个单位、部门的重任。可见，全面地认识人，无论在理论上、学术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恢复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的名言原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3.人在创造世界中创造自己

人的创造潜力是无限的，开拓、发挥、实现它的方向和方式都是无限的。文化发展速度的快慢、水平的高低、内容的多寡，不决定于某种必然性，而是决定于文化的创造者——人自己。文化的特定状态反映了人的